



把毛泽东说的“中国气派”落到实处

□ 丁 静 丁卫星 丁 雁

今年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下称“民众剧团”）成立80周年，80年来民众剧团为继承革命戏曲传统和不断传承、研究、创新、发展传统戏曲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众剧团的建立

1938年4月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晚会上，在观看秦腔《五典坡》《升官图》等戏时，向工会负责人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齐华指着身后的柯仲平说：文协的柯老在这里，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在谈到秦腔改革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明确回答：“应该，应该。”毛泽东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

晚会一结束，性急的柯仲平就开始找人商量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想要组建一个以秦腔、眉户为主要艺术形式，反映红军将士和劳苦大众生活的艺术团体。很快，在延安师范学校的“乡土剧团”和延安市“群众业余剧团”的基础上，组成了由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教务主任，隶属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1938年7月初剧团正式成立，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的第一个革命戏曲团体，制订有《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简章》，详细规定了剧

团的名称、组织机构及办团宗旨等内容。

刚开始时，剧团经济非常困难，毛泽东得知情况，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给了剧团。贺龙从晋西北回来，给了20元法币，又把从日军缴获的战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托人从前线捎回，作为剧团的道具。周恩来、博古从重庆回来时，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后来，张鼎丞、陈云也都给剧团送来了许多战利品作道具。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关怀给了民众剧团极大的鼓舞。

用行动阐释文艺为大众

民众剧团在很短的时间里，赶排出了一批具有现代秦腔特色的短戏如《好男儿》《查条路》《回关东》等。这也许是最早用秦腔艺术讴歌人民战斗、生活的剧目了，也是自毛泽东指示后出产的第一批现代秦腔戏作品。民众剧团演出的舞台两边贴着对联，上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明白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额是：团结抗战。他们既是这样唱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柯仲平、马健翎带领下，民众剧团长期坚持下乡，深入基层了解生活，热情为老百姓和八路军指战员演出，把毛泽东说的“中国气派”落到实处。1939年春天至1940年春天，民众剧团从延安出发深入到陕北边远山镇，经过延川、瓦窑堡、子长、安定、延长、定边、盐池、安塞、保安（志丹）近10个县镇，行程2500余

里，进行巡回演出，创造了以传统戏曲宣传抗日救国的新形式。这次巡回演出在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和鼓励。毛泽东曾对朱德说：民众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这很好。《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将此行誉为“小长征”。

民众剧团以顽强的精神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把戏送到基层去”。《解放日报》曾发表题为《民众剧团下乡八年》的文章称，抗战期间，“下乡最多的是民众剧团，平均每8天有3天在乡间，共走了全边区31个县、市中的23个县，190余市镇、村庄，演出1475场戏，平均两天演一场，观众达260万人次以上。创作剧本45个，改编15个……”

《保卫和平》《血泪仇》《穷人恨》等几部大型剧目的上演，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成为发动群众、鼓舞战士、教育新兵（俘虏）的“活教材”，看戏被部队称为“上大课”。新兵看完戏后，纷纷表决心、提保证，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解放全中国。

民众剧团演绎“中国魂”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民众剧团的发展方向，希望通过对秦腔及其他传统戏曲的改造，使其成为崭新的民族戏曲艺术，也就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为新政治服务，这个在当时就是抗战的大众新文化。柯仲平在《新华日报》“新生”专栏第一期上发表《谈〈中国气派〉》一文：“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

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带特殊性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可以帮助世界文化的发展。”民众剧团也是在向着创造抗战的民族大众文艺这个方向努力探索前行。

1938年，马健翎创作了反映我党统战政策、团结爱国知识分子的方言话剧《国魂》，毛泽东看了戏很高兴。在接见马健翎时说：你这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随即马健翎就把它改成秦腔。秦腔《国魂》演出时毛泽东再次观看，并给柯仲平写了一封信，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应当把这个戏的名字由《国魂》改为《中国魂》。这虽是一字之改，却是画龙点睛之笔，更加突出了该剧的主题思想。后来，这个戏就以《中国魂》为名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流转演出，反响强烈。

毛泽东经常看民众剧团的演出。1946年10月，中共中央为欢迎王震和三五九旅从中原解放区回到延安举行晚会，周恩来特意指定要民众剧团演出《保卫和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陪同王震和三五九旅指战员再次看了演出。毛泽东看戏时一边鼓掌，一边称赞，好！好！第二天，毛泽东让中宣部给民众剧团写表扬信，由柯仲平向剧团宣读。

永远走在文艺为大众的路上

在1942年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上，针对那时一些文艺作品大、洋、古，脱离实际、脱离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创始人柯仲平(左)与马健翎

群众，老百姓不喜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等剧目受欢迎的情况，他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很远，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经常是一个地方还未演完，另一个地方就派人赶着毛驴，拿着政府的介绍信来接了。如果找不着剧团，向群众打问，告诉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果皮、红枣核多的路走，就可以找到民众剧团……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泽东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柯仲平领导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1943年秋，毛泽东接见了已经到文协工作的柯仲平、民众剧团的马健翎和抗战剧团的杨醉乡，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毛主席会见三贤”。毛泽东高兴地说：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好像两个很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

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 and 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民众剧团和抗战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1985年1月5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纪念著名诗人柯仲平逝世2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说：1939年，我在关中地区工作。一次，柯仲平同志带领民众剧团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阳坡头。尽管前线炮声隆隆，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他还是坚持要去慰问演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诗人对工作、对人民像一团烈火一样的热情。这种热情，任何时候都会温暖人们的心……

民众剧团从成立到发展，一直在党中央毛泽东亲切关怀领导下，自民众剧团用民族戏曲之“旧瓶”装入现实生活“新酒”之后就彻底地发生了变革，始终坚持党的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方针，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民众剧团对现代戏剧的拓荒功不可没。

仿佛一眨眼间，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哪！

还记得40年前，1978年春，作为全国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我激情满怀地从金沙江边一小县城，来到黄浦江畔复旦大学，在新闻系读书四年。

1982年春，分来北京，在《经济日报》，一干数十年，直到2010年从《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任上退下。

非常巧的是，我当记者这几十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也是我的激情燃烧的几十年。

说起激情燃烧，想起小的时候。

老詹（当时自然叫小詹）打小就是一不安分的人，老喜欢整点明堂，比如，悄悄把扫帚门上，老师一推门，“砰”地一声，砸在头上！一教室都哈哈大笑，大家高兴坏了！

渐渐长大，渐渐懂事，老实多了，但骨子里的不安分，应该还在。时不时地，就会表现出来。

记得刚分到《经济日报》，曾在上班途中骑车“双手离把”，被交通处点名通报！任何人都不敢相信！只有老伴杨乔最了解我，她胸有成竹地说，老詹呀，啥事干不出来？肯定是他！

知我者，杨乔也。不然，我俩一个自贡，一个西昌，咋会千里迢迢在一个锅里吃饭，美满姻缘一线牵呢！

闲话休叙，进入正题——我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咱们一段一段，讲故事吧。

通读辞海

1982年春，我从复旦毕业，分到首都北京。此时，我已成家，有妻有子，却又远在四川，无法团聚。便与一同分来的6位年轻人，合住单位集体宿舍。

每天清晨6点，我会乘早班车来到报社，用餐毕，即有一个钟头自由时间。下午5点下班，我还留在报社，晚11点再乘末班车回家。这样，又获5个钟头自由时间。

每天6个小时，用来干什么呢？那时年纪还轻，做事很是执着。心想，这辈子就吃笔杆子这碗饭了，手下可用将士，无数数千汉字而已，不把弟兄们脾性都摸清楚，到时咋派用场，怎能游刃有余？



□ 詹国枢

我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力。为提高业务水平，报社决定搞场演讲比赛。

此时，我已担任工交部主任，年纪刚过不惑，却仍激情满怀，与年轻人一道，踊跃报了名。

演讲题目《第二种翻译》。我的体会，记者采访写作，其实就是做第二种翻译，将那些复杂深奥、人们不一定看得懂也不一定感兴趣的素材，通过自己的努力，翻译成为简单明白、人们既看得懂也喜欢看的信息。

比如，采写《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就是以简单明白的生活现象，解释复杂深奥的经济学理论。采写《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也是以简单明白的话语，说清楚并不简单的道理。

演讲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竟然得了全社第一！总编辑范敬宜亲自上台颁奖，当场兑现奖金300元整，台上台下，掌声如雷！

摔断手腕

某年初秋，到秦皇岛采访，一不小心，跌了一跤，手摔断了！表链扯在一边，手腕成了S型！

那个疼哟，满头是汗，浑身湿透，痛不欲生！

立即送到医院，由外科主任处理。主任说，马上复位！如果不打麻药，当然效果最好，受得了吗？

我说，没得问题！主任叫来报社驻河北站长小雷，二位大汉，一人拽手腕，一人拉胳膊，嘿的一声，拔河

一般，硬生生将S型拉成一字型！

这一拉扯，痛得我忍不住大声喊叫“哎哟哎哟哎哟……”立刻引来一群围观者，以为这里出了命案。

当晚回到宾馆，手肿得小腿一般粗，一夜未能合眼，眼看着夕阳从西边落下，又看着朝阳从东方升起。

次日清晨，小雷说，回北京吧老詹，车就在外面。

我说那怎么行？不是今天约好采访吗？咱们走吧，没得问题！

采访后，回到报社，没多久，又到内蒙古抓发行。两个月后，去掉夹板，手已恢复原状，似乎“惨案”并未发生过。

据此，老詹龙飞凤舞，成散文一篇，取名《断手》，发在内部刊物《经济报人》。文末叹曰，人生多此一番体验，亦算多一份精彩也。

保定挂职

1991年初，为培养年轻干部，报社决定，派我到河北挂职，任保定副市长。

名义是副市长，因为迟早要走，人家不可能把一摊事全交给你，于是安排，协助另一位副市长工作。我心里明白，自己真实职务，应该是“副市长助理”吧？认清定位，便全心全意，踏踏实实，跟着这位副市长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时值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可是历史一大突破，重大政治新闻！

于是，激动不已，连夜找资料、

查文件，3天时间，赶写出一篇激情洋溢的上万字述评，取名《市场赋》。

完稿后，立即寄报社。第二天中午，接到总编范敬宜电话，小詹，十四大就要开幕，能不能写一篇评述市场经济的文章呀？

我说，老范您放心吧，文章已经写好，寄回报社了。

河南采访

2005年春，经济日报领导班子调整，人民日报副总编徐如俊调来担任社长。

新班子一成立，便出一主意，要由社领导和部主任带队，到各省区实地采访，反映改革开放全新面貌，每省跑一个月，天天都要发稿，全部登在一版！

几位副总编辑，我头一个报了名，带着4位年轻记者，很快奔赴河南。整整一个月时间，30篇采访稿，从立意到写稿到完成，几乎篇篇过问，未有一丝毫懈怠。

报道结束，须写一篇总结性大稿，于是自告奋勇，殚精竭虑，连续加班，写出述评《一个农业大省的转型之路》。8000字长文，熬了几个通宵，费尽一腔心血，完稿之时，太阳

已经从东方升起。

文章发表以后，社内外反应不错，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特地来信，表示衷心感谢，说他看完以后，非常感动。

从河南回家，老伴见我又黑又瘦，非要称称体重！好家伙，瘦了整整8斤！

现场直播

第二年，我调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任总编辑。到单位不久，正遇两会换届，承蒙报社领导班子抬爱，推荐我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两会期间，应人民网、新浪网之邀，在“代表委员”专栏发稿。过了两年，微博兴起，喜欢赶时髦的老詹，还在人民网和新浪网同时开通了微博。此物一大好处是可用手机随时写稿，当场发出，这为采写现场新闻提供了极大方便。

于是便想，你既是委员，原本又是记者，老詹呀，何不弄个两会现场直播呢？

3月5日，人大隆重开幕，清晨起床，便开始手机“直播”：委员们吃饭，上车，出发，到达，进入人民大会堂，领取政府工作报告，大厅喝茶，入席就座，领导入场，开始报告……

一边发出消息，一边配上评论，一条接着一，干得津津有味，确实非常过瘾！

看到旁边BBC、美联社若干同行又是架机器又是抢镜头，忙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心想，嘿嘿，俺一个人现场直播，速度不比你们慢，效率不比你们差呢！

后有同行称赞，老詹微博直播全国两会，在中国新闻界开了先河。我说哪里哪里，弄着好玩罢了。

嘴上虽然谦虚，心里却美滋滋儿，仿佛抹了蜜。

（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

